

文字的妙趣

陈昆山

自从有了文字，人类才真正步入文明的轨道。现在想来，创造文字的先祖，是多么的了不起。据《蒙海六书》《迷异记》等书记载：文字之神的仓颉跟随黄帝南巡，登阳虚山顶，偶遇灵龟负书，灵感来了，仓颉仰观宇宙之变化，俯察鱼虫鸟兽之踪迹，于指掌间创造了二十八字，镌刻在玄扈山阴，引导人类，终止结绳记事。由此可知文字始于仓颉，仓颉造字于洛水之滨，洛南的阳虚山、元扈山可谓仓颉造字遗址。

多年前，到洛南出差，洛南同学送我一幅仓颉造二十八字拓印本：“戊己甲乙，居首共友，所至列世，式气光明，左右从家，受赤水尊，戈干斧蒂”，很是清晰，至今藏在我的书柜里。当然，这二十八字至今仍不在史学界争论不休，说法莫衷一是。但不管咋说，仓颉这位造字圣人，对后世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。

文字对我们而言，是爱恨有加，成也可爱，败也有它。文字在鲁迅先生笔下，是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文字可以让我们欢笑，也能让我们流泪。远的有韩愈的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苏东坡诗词赋作，洋洋洒洒，如江海湖泊，韵味流长，滔滔不绝。近代梁启超有一篇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”的文章，袁世凯出价十万银圆买断，让他不要公开发表，梁先生坚决拒绝，可谓民国时期的一段佳话。对于文字，诗人余光中倒是一语中的：“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，炼出一百丹来。”“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、捶扁、拉长、磨利，把它拆开又拼拢，折来且叠去，为了试验它的速度、密度和弹性。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，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，交响成一个大乐队，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，如交响乐的指挥。”比如他的小诗《乡愁》，散文《听听那冷雨》，对文字的揉搓和情感的表达，都是世所罕见的。也许，这就是文人贵无旁贷的使命。

文字是记录生活的，悟性高的，能点字成金，名扬天下；差些的，譬如我辈，就只能堆些碎藻聊以自娱。能用文字活灵活现把说过的，没说的，做了的，没做的，看不见的，摸不着的，统统细诉笔端，这样的游戏文字，不是才子佳人，就是风流名士，不说也罢。

文字的只言片语，可以承载许多的信息，使心灵产生共鸣和碰撞。比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；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寥寥数字诗一首，辛酸自成一幅画。同样是相思，李商隐的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，思念之情，溢于言表，虽时隔数百年，却仿若昨日。翻译家朱生豪写给妻子宋清如“望你的信如望命一样”，几个字书尽全心，再多的情话都属多余。“见字如面”，无须多语，字，便是一个你！这，就是文字的无限魅力。

这样看来，我们应该乐在文字游戏妙里，管她丑美，只需砸烂揉碎，任意拿捏，或许能撞出一丝火花来，也算给这无趣的人生添一点佐料，留一点念想吧！

得清流的。而一个人能够怀抱一方荷塘，想想都是美的。

守着一塘美荷，守着一世清欢。活成一朵荷该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吧！不管是浪疾风高，还是风和日丽，常怀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，于喧嚣世俗中，且舍且得，静守一处淡泊，安之若素，宠辱不惊，笑对世相浮生，携一袭云淡风轻，把生命的兰舟驶向风光旖旎的藕花深处！

江山如此多娇。法官的山水田园旖旎多姿，如诗如画，勤劳的人民智慧和汗水装扮着处处生辉的土地。返程途中，耳畔响起连绵不绝的蛙鸣，脑海里尽是田田的碧叶，绝美的荷花，氤氲的荷香……



去法官赏荷

舒添宇

小白、乳白、纯白。自在飞舞的蜻蜓看似浪漫实则轻浮，一会儿轻轻点水，一会儿歇在荷花荷叶上，微微振动的羽翅跟空气摩擦发出若有若无的声音。沉浸在藕花深处，全然忘记了身边的一切。突然感觉头上脸上有凉意袭来，原来是“白雨”，只见亮亮的雨珠子洒落下来，疏疏朗朗的，依然是蓝天白云。在雨中，朵朵荷花如同刚出浴的美人，清新娇艳、高雅圣洁，有人欢呼雀跃起来，清新娇艳、高雅圣洁，有人欢呼雀跃起来。疏雨轻叩莲叶和平仄蝉鸣的声响，交织成细雨荷塘独有的天籁之声。凉风阵阵袭来，清新怡人，“白雨”在脸上留下丝丝凉意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远近的花草树木、亭台楼阁、木屋水榭、小桥流水在阳光里，影影绰绰，迷迷离离，虚化成被晕染了的巨幅水墨画卷。临水的栈桥纵横交错，游人行走上面，可近距离地和荷叶、荷花亲密接触。置身千顷碧荷之中，满眼珠光宝气，荷香幽幽，荷韵袅袅，此乐何极。同行的美女们，自拍、合影，极尽妖娆妩媚之美事，欲与荷花比高下，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眼前的荷之美之韵。

微风轻拂。荷塘中荷叶摩挲发出的

沙沙声，和着风声，夹着低音的蛙鸣声，许多鸣虫的轻吟，天籁之声，气势何等浩荡！数万茎荷花，亭亭玉立，如翘首的伊人，风姿绰约；或枕波而卧，似慵懒的女子，温婉可人。不管是含苞待放，还是初绽笑脸，抑或是怒放，甚至已到凋谢的后期，都给人清高绝尘超凡脱俗的印象。对于荷花的芳姿，任何溢美的辞藻都显得苍白无力，也无法用常人的心思去揣度臆想。人们裹挟于喧嚣的尘世，在时光的长廊里，倘若能临水而居，与荷为伴，洗净铅华，邀清风明月，淡泊进退沉浮，休管今夕何夕，也不失为了一件美事！

这里之前是一片稻田，经过人工精心打造方成今天的荷塘。华丽的转身铸成惊人的美，耐人寻味，人类的智慧令人敬畏不已。此番用心，悦己愉人，收到了多赢的效果，可谓一举多得。荷花集清、雅、圣、洁于一身，似乎远离人间烟火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荷花最接地气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朴素至此，可谓大美。一个地方拥有一塘荷，似乎多了灵性，难怪东坡居士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，竹和荷都是入

小暑这日，邀上几位同道驱车前往法官看荷。沿途所见，大自然在秦岭南坡铺开了一幅幅绚丽的水彩画，翠色如流，山花烂漫，鸟鸣婉转，真是美啊。

天气晴朗，在蓝天白云下，我们尽情欣赏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绚丽多姿。放眼望去，莲叶田田，仿佛满眼的碧玉翡翠，立马让人想到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意境。一望无际的青荷荷叶煞是招人喜爱，荷花开得十分雍容富丽，有含苞待放的娇俏可爱；有开得正盛花瓣不留神便落进了塘里，惹人爱怜；还有初生的莲蓬藏在叶下窃窃私语，俏皮逗人。那一片荷塘呀，真的让我迷醉了，恐怕要“沉醉不知归路”了。

这里没有喧嚣，只有大开大合的静。回廊上、栈道上赏荷的游人着实不少，脸上写满了惊喜。交谈的、拍照的，静默的，完全是陶醉的样子。此时荷叶正茂，荷花正艳，有的灿然怒放，有的含苞欲绽，几株性急的花瓣已是黯然凋零，茎上挑着草绿的莲蓬，颗颗饱满的莲子仿佛跳将出来。荷花色彩丰富，红的有深红、紫红、粉红、玫红、桃红，黄的有鹅黄、浅黄、金黄，白的有



商洛山

(总第2352期)

刊头摄影 李文斌

题图摄影 方宪遵

乡村女人

刘锋

很坚强，医生用消毒液清洗伤口时，硬是忍着没哭，好在伤口不是很大，缝了两针包扎好后，医生对女人说：“没事，小孩子嘛，伤口长得快，记着不要让伤口上见冷水，一个星期就好了！”

从卫生室出来，孩子趴在女人的背上，女人这才感觉到腿疼得厉害了，每走一步都像是肩上挑着几百斤的担子，事实上孩子还不到五十斤。好不容易把孩子背到家放下，女人累得实在不想动了，可孩子还没有吃晚饭，便取出一包面包让孩子先吃，自己顺手抓一把麦秸秆点燃塞进灶塘，又续了些枯枝让火烧着，洗了手，重新切莲花白。

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，门前的菜地和屋后的玉米地就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，以前一家几亩地，夏麦一块开镰和秋季全家一人一行掰玉米的场景不会再出现了，大面积的土地已经流转，女人也知道有的人家已经不种地了，稍偏的地块长满了荒草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是很不下心。随着季节更替种植着不同作物，施肥，浇水，锄草，收获。虽然收成很少，很少，可就是不忍心放弃。

安排孩子睡下，简单地收拾了锅碗，女人把脚泡在温热的洗脚水里，盯着有些浮肿的脚面出神。他总是说自己把娃看好了，不要再种地，啥没有了就去买。村子里几个老人有时也说，他在外面一个月挣那么多钱，你是放着福不会享。女人笑着回答：“这就是命。”

女人说，这就是这命。门前的菜地和屋后的玉米地就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土地，以前一家几亩地，夏麦一块开镰和秋季全家一人一行掰玉米的场景不会再出现了，大面积的土地已经流转，女人也知道有的人家已经不种地了，稍偏的地块长满了荒草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是很不下心。随着季节更替种植着不同作物，施肥，浇水，锄草，收获。虽然收成很少，很少，可就是不忍心放弃。

女人不清楚他挣多少钱，只从新闻中知道他所在的城市今年受疫情影响，许多人都封控在家，他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人们常说，大时代的一颗尘埃落在普通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，谁都无法预知明天和

意外哪个先来，瘦弱的肩只有努力地撑起头顶的一片天。女人苦笑着，擦干已泡得发白的脚，靠在床沿。

下巴缝了两针的孩子呼吸均匀，睡梦中脸上露出纯真无暇的笑容。女人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女人显得非常无助，好想给他，可拿出手却还是没有摸出那熟悉的号码。或许是心有灵犀，突然间他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女人努力地平复心情，知道他担心好动的小儿子，就说好好的，都睡着了，又说到老大，老大正是高考，马上高考，成绩一直不错，每一次去县城见的时候娃都说没事，让他们不要担心。是啊，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说不担心是假的，知道为孩子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给他这些吃喝的，让他不要有压力。

平平淡淡，话语已经融进生活的零零碎碎中。知道他明天还要上班，便让他早点休息，家里不用操心。

月光轻轻地从窗户穿进来，一片祥和，一片宁静，在这个如水的夜里，女人沉沉地进入梦中……

七月的玉米

郑学良

我被七月的玉米感动着，她那窈窕的身段，优雅的气质，怎不使我想起“关关雎鸠”的诗句来。

这真是一群“君子好逑”的女子啊，当微风拂来，酥胸高挺，蛮腰轻扭，水袖闲抛，还有那多彩的璎珞，于山坡，于河谷……恍惚中，你仿佛置身于天堂之上，仙女之中。

记得幼小时，一次我随奶奶去田间玉米苗，大晌午的玉米头顶的窝窝里有一窝窝水。我大惑不解，我问奶奶：“这是养心水，庄稼如果没有了养心水就会死掉。人也离不开养心水，那就是德行。一个人没了德行，他的心就会死掉！”“那人会不会死呢？”“那人就是死了没埋，就差没埋了！”这一下我更是大惑不解，这世界上真还有死了没埋的人？我还要继续问奶奶，奶奶说娃呀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

在乡村，带着孩子碰见几年未见的亲戚或老熟人，他们都会说：真是有苗不愁长啊！因为在乡村，看在眼里挂在人们口头的不是孩子就是庄稼。而庄稼中的玉米其成长速度在同类里可谓是佼佼者，从谷雨至夏至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了，尤其一入伏玉米吐穗，那一缕缕水红的、粉白的、淡黄的璎珞在蝉歌里随风飘荡，朦胧中犹如仙女下凡，怎不让人陶醉！

看似鲜嫩娇柔的玉米，也有地火辣的一面。记得一次伙同一群小伙伴去玉米地里逮蝻蚱，那是一个月光如昼的夏夜，我们都光着上身，那蝻蚱可狡猾着呢，明明听着它在那里，待你悄悄靠近，它却换了地方。就这样我们一伙忙活了好半天，才各奔东西，各自是怎样怎样瞒天过海的，并不约而同地离开了这如梦似幻的玉米地。可我们都感到上身火辣辣的痛，可我们不敢出声，怕遭责骂，这本就是父母三令五申严禁的“活动”。我们每人都是这么强忍着，直到第二天见面时才各诉衷肠，各自是怎样怎样瞒天过海的，并不约而同亮出了自己伤痕累累的上身。当我们找出了玉米划伤我们的利器时，我们都不由傻笑起来，不就叶边的毛毛刺么，咋就这厉害！

七月的玉米，让我篡改一句古诗，便是“大地有女初长成，伫立河山展风姿”。虽然我篡改得有些蹩脚，可这无损于七月玉米青春靓丽的形象。